

JIELEAIQING / KUNLUN CHUBANSHE

戒了爱情

龙 莱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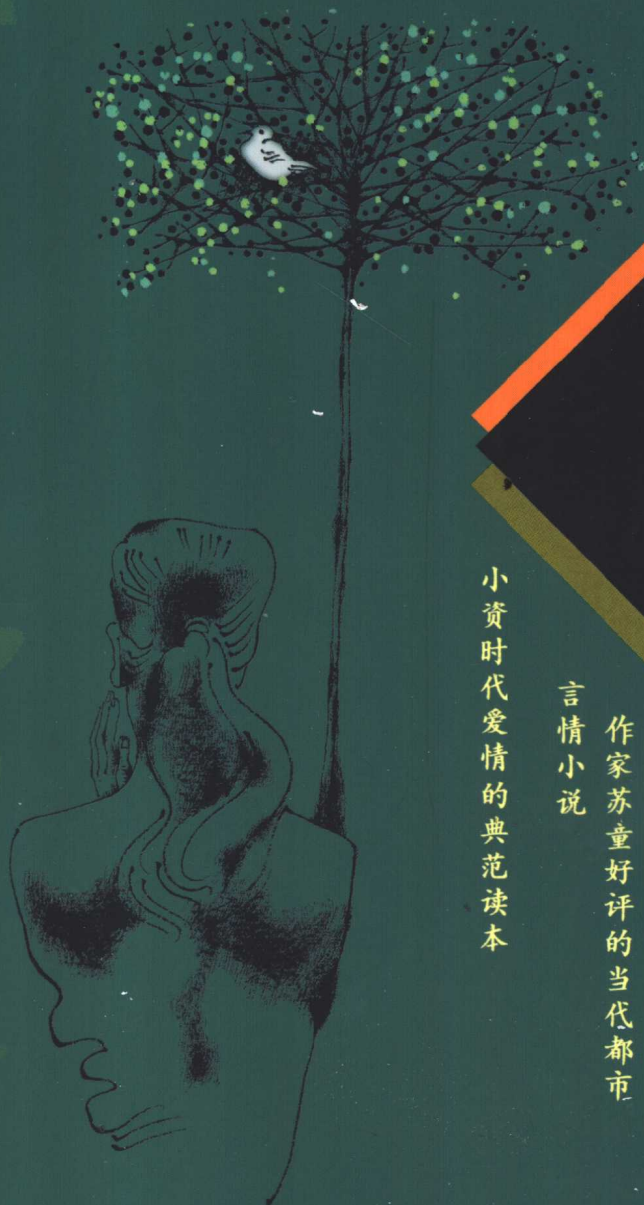
言情小说

作家苏童好评的当代都市

一部深受著名评论家雷达、

小资时代爱情的典范读本

● 昆仑出版社



戒了爱情

龙莱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戒了爱情/龙莱著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
2003.5

ISBN 7-80040-696-2

I. 戒… II. 龙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5063 号

书 名: 戒了爱情

作 者: 龙 莱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装帧设计: 陈亦逊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<http://www.jfjwyph.com>

E-mail: jfjwyph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31 千字

印 张: 10

插 页: 1

印 数: 1-7000

版 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696-2/I·497

定 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。)



LONG LAI

龙 莱，江苏南京人，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寂寞芳心》、《因为爱 所以爱》等以及多部电视剧。

龙

莱

王子墨第一次看见许童话，心里无端地觉得亲近，好像从小就认识她——她的成长背景像一卷轴画卷在那儿，他伸手一碰，那卷轴画便会“倏”的一声，自动展开，所有的画面内容立时展现在他眼前。一切都像是熟悉的，她跟他就仿佛在同一个院落里长大……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他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心里那样欢悦，他乡遇故知似的，眼里不觉带着几许笑意，一个人静静消受着。

这天，他们是在电视台的会议室里开会。在座的都是新被电视台录用的各高校毕业生。一位副台长正在向大家致欢迎词，他勉励众人要珍惜机遇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进取，做一名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优秀新闻工作者……许童话就坐在王子墨的对面，她穿着红底白花的裙子，那红红得很夺目，显得毒，万般其他的红色糅在一起，也敌不过它的色正颜浓。裙子上的白花不知道是不是茶蘼，有点像——茶蘼花向上开，开到最上面，豁然幻成一件合体的白色小褂，短袖，玲珑有致地穿在她身上。许童话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在看她。她正低头玩着自己手机上挂着的一张卡通小画片，偶尔抬头看一眼正在发言的副台长，眼神里带有一些调皮的意味——开会的时候玩一张卡通小画片本来就带有一点儿孩子气。

因为有她在，王子墨觉得会议开得特别简捷流畅。还没怎么细听，会议就结束了。他被分在文艺部。

散会的时候，他的一不留神，那个女孩便走出了他的视线。

可是到文艺部去报到的时候，他又看见了她。王子墨从电梯上下来，刚要向文艺部走，就听见身后有细微的衣裙窸窣声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心里“突”地一跳——在他身后走着的正是刚才那个穿红底白花裙子的女孩。她是从楼梯上一路走上来的。王子墨停下步子，对她笑笑，说：“你也分在文艺部？”女孩愣了一下，看看王子墨，点头道：“是。你……也是新分来的？”王子墨道：“是。刚刚我们在一起开的会。”女孩诧异道：“我怎么没看见你？”王子墨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看见你了。”女孩笑着“哦”了一声。

说着，两人一道朝文艺部走。王子墨道：“我分在文艺追踪栏目，你呢？”女孩听了笑道：“这么巧！我也是。”王子墨惊异地看看女孩，仿佛不能相信，好一会儿才道：“真是巧。那我们以后就在一起做事了。”女孩道：“是啊。哦，我叫许童话，你呢？”王子墨道：“王子墨。”许童话点点头。

两人到文艺部李主任的办公室报了到。李主任首先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，然后写了一张字条让他们去物资科领办公桌椅。

王子墨、许童话将办公桌椅搬到文艺追踪栏目办公室摆好。李主任又把他们二人引见给栏目组负责人——制片人金樵，他让金樵分别给王子墨、许童话指派一位“师傅”，让他们跟着“师傅”全方位学习并掌握电视新闻的采写制作工作，等到“满师”了，他们才可以独立扛着机器外出采访。两人都认了师傅。他们各自的师傅刚刚从外面采访回来，正忙着要去机房剪辑、配音、上字幕。王子墨、许童话忙手脚勤快地捧过磁带，跟着师傅们进机房，从头学起。

从机房出来已是下班时分，两人别了师傅，一同从办公大楼里出来。王子墨便问童话：“你住在哪里？”童话道：“我住电视台宿

舍,周末回家住。”子墨愣了一下,说:“你是南京人?”童话道:“对啊。你呢?”子墨笑道:“我也是南京人。”童话看看子墨,说:“你也是南京人?怎么你说话不带一点儿南京口音?”子墨道:“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把南京口音给戒了,为了学一口纯正的北方普通话。不过,我现在仍能讲一口地道的南京话。”他最后一句话就是用南京话说的,童话听了笑了起来,说:“南京话虽然有点土气,可是很亲切。”说着两人已走到电视台大门口。

大门外正站着个人,翘首朝电视台大院里张望着。童话一眼看见了他,喊道:“一度!”——可是非常奇怪,童话耳里出现了幻听似的,除了她的声音,她同时还听见另一个声音跟她一道喊了声:“一度!”

童话正纳闷着,姜一度已经迎了上来,满脸是笑:“童话,子墨,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两个的,没想到你们两个正好在一起。”童话听了更是纳闷,她朝子墨看看,子墨也正看着她,脸上的诧异不比她少。童话指指子墨,问一度:“你们认识?”一度道:“老朋友了。”童话道:“可王子墨说他是南京人,你是安徽人呀。”一度道:“我跟子墨高中时就认识了。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个中学生作文夏令营,在一起整整度过了一个暑假。后来就一直保持联系。大学四年没少通信。”子墨道:“是,我跟一度认识有好几年了。”说着看看一度和童话,问:“哦,你们是……”一度道:“我们是大学同学。”子墨笑道:“我猜也是。”一面问一度:“怎么样,在报社还做得惯吗?”一度道:“有什么做不惯的?毕业前我在报社已经实习大半年了,好得很。”子墨道:“你总是未雨绸缪的。”一度道:“有些脑筋不得不动。我要是不提前进报社实习,这次毕业就不一定能进得去,我又没有后台。”子墨道:“凭你,没有后台,也能进得去的,你有这个能力。”一度道:“我不过是不甘心。凡事在人,你说呢?”子墨点头:“嗯。”一度道:“要说能力,还是你

有能力，不声不响进了电视台。”童话听了笑了一声。一度看着童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我跟子墨在互相拍马屁？”童话仍笑：“没有。”子墨倒被童话笑得有点难为情，好像他刚才真有拍马屁的嫌疑——其实不是，他一直觉得姜一度是个想做什么一定能做成的人。

当一度得知童话和子墨分在同一个部门，便轻声对子墨道：“以后在工作中，童话有什么困难，还望你多照应照应她，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吧。她毕竟是个女孩子。”子墨听了略微一愣，不觉看一眼童话，点头道：“没问题。”童话假装没听见——她不喜欢姜一度以那种口气把她托付给别人，好像她是他的什么人似的。她分明不是他的什么人，可又不好说什么。

一度忽喊她道：“童话，一起去吃饭吧。我已经订了桌子，我特地过来接你们的。本来还想给你们引见引见，没想到你们却成了一个部门的同事。就为这，也该去庆贺庆贺。”童话刚要开口说话，一度忙打断她道：“不许说不去。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说好的，工作的第一天大家要在一起吃饭庆贺。再说，你今天又新结识了一个同事，不可以不去。”童话道：“那还有朱锦呢，把她也叫上。”一度道：“行，你通知她吧，叫她直接去玫瑰楼。我请你们吃十三香龙虾。”童话便拿出手机给朱锦打了电话，让她去玫瑰楼吃饭。

童话、子墨、一度三人赶到玫瑰楼时，朱锦已经在饭店外面等着他们了。一度当下替子墨介绍朱锦道：“这是朱锦，我们班的学习尖子，现在留校任教了，一面工作一面还能读在职研究生，多好。朱锦，我们全班就指望你将来弄个教授给我们瞧瞧了。”朱锦道：“哎哟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。”一度又将子墨介绍给朱锦——把向童话介绍子墨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。子墨跟朱锦点点头。

四人向饭店里走。朱锦、童话落在后面，朱锦悄声对童话道：“今儿我可是沾你的光哦，一度主要还不是想请你？”童话也低声道：“乱说。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工作的第一天要在一起吃饭庆贺的？”朱锦咕哝道：“我上班报到的那一天，他怎么没请我吃饭？怎么你第一天上班他就请你？”说着又笑道：“管他呢，反正有人请吃饭总是好事，我巴不得天天有这样的饭局。你们走了，我一个人在学校里也冷清得很。”童话道：“没事，你来找我，我们可以常在一起吃饭。”朱锦道：“好呀。”

一度见她俩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，便笑着对子墨道：“她们两个，是女式的刎颈之交。”朱锦听了道：“你才刎颈呢。”子墨、童话都笑了。

四人入座不一会儿，一大盘龙虾便端了上来。童话、朱锦熟练地抓起龙虾，掐头去壳，吃它腰身上的那一段肉。子墨、一度显然不大在行，拙手笨脚的，一只龙虾忙半天，扯得支离破碎的，吃进嘴的肉没多少。童话、朱锦见了挤挤眼睛，凑到一起嘀咕了句什么，叽叽嘎嘎直笑。一度撕扯着一只龙虾道：“笑什么嘛？”朱锦还在笑，说：“童话说看你们男的吃龙虾，觉得男人真笨。”童话急道：“我没说。”一度道：“说了也没关系。吃龙虾那是细活，天生是你们女孩子在行。”子墨看看童话碟子里的龙虾壳，齐整干净，不乱也不碎，不像他和一度碟子里的碎糟糟的一片，便笑着对童话道：“你真是很会吃龙虾。”童话听了抬头道：“你不是说我嘴馋吧？嘴馋的人才会吃。”子墨忙道：“不是。”

朱锦忽将两只剥了头、去了螯的龙虾丢进子墨的碟子里，说：“你去北京读书的时候，南京还没开始流行吃龙虾呢，难怪你不会吃。”子墨大约没想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照顾，反应迟了一拍似的，说：“哦，谢谢。”一度见了道：“哎，你怎么给他剥，不给我剥？”朱锦道：“你又没去北京上学。”子墨笑着从自己的碟子拿了

一只朱锦剥好的龙虾递给一度，一度拿过就吃了。朱锦悄悄看了一眼子墨，见他把另一只龙虾拿起来吃了，便一下转过头看着童话道：“我去过你们北大的。”童话愣了一下，看看朱锦，才明白她是对子墨说话。子墨也是过了一会儿才明白，说：“哦。”朱锦等着子墨问她是什么时候去的。子墨并没有问，朱锦也就没说什么。

突然，童话的手机响了。是她母亲打来的，叫她回去吃晚饭。童话说她已经在外面吃了。她母亲便让她吃完饭回去一趟，她有点儿不舒服。童话听了说她马上就回去。

本来吃完饭一度还想请他们去喝茶，他见童话要回去，也没什么兴致提喝茶的事了。童话匆匆告别了他们。童话一走，他们三个人也很快就散了。

童话的母亲张碧落原先是个中学教师，因为身体不太好——她患有哮喘，办了提前内退，回家相夫教女，一眨眼已当了十多年的家庭主妇了。

童话赶回家，见客厅里暗暗的，也没开灯。母亲正披着一床小毛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满屋有种说不出的萧瑟之感。童话忙把灯打开了，奔向母亲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”碧落看见女儿，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感冒了，有点儿头疼。”童话忙问她吃药了没有，她说已经吃了。童话又问她吃晚饭了没有，她也说吃了。童话这才想起，她回来还没见到她父亲，便问：“爸爸呢？他还没回来？”碧落没说话，童话又问了声：“爸爸还没回来吗？”

碧落停了停，轻声道：“你爸爸现在忙得很。他最近几乎天天很晚才回来。我就不知道他怎么一下会忙成这样？”童话马上拿起电话打父亲许寒山的手机。手机一接通，父亲的声音便传了过来，童话道：“爸爸，你在哪儿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妈妈

一个人在家，身体又不大舒服……”许寒山道：“我在谈事情，马上就回去。”童话道：“哦，那你快点回来。”说着挂了电话，对母亲道：“爸爸在谈事情，他马上就回来。”没等这句话说完，童话心里便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——她父亲刚刚说他在谈事情，可他的电话里却出奇地寂静，那是一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似的寂静，让她在电话这头都感到一种呼吸的不畅。但这异样的感觉只在她心里闪了一下，便过去了，童话也没有细想。

碧落道：“要说呢，也难怪你爸爸忙。那么大个出版社大事小事几乎都是他亲手抓。那徐社长是个不喜欢管具体事务的人，所以你爸爸这个副社长，不忙也不可能。”童话道：“是啊。”母女俩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寒山也就回来了。

寒山进门的时候，眼睛一直没朝碧落母女俩看。童话迎上去，接过他的包，又将手腕上的表伸给寒山看道：“看看，几点点了？”寒山含糊地笑了一下，眼睛仍没朝童话看，说：“没办法，事情太多，真是忙……”说着低了头换拖鞋。碧落问他：“吃饭了吗？”寒山道：“吃过了。”童话拉了父亲道：“妈妈身体不大舒服，你也不问问过问？”

寒山换了拖鞋便走过来，坐到碧落身旁的沙发上，轻声道：“不舒服啊？”碧落道：“没什么，有点儿感冒。吃了药，已经好多了。”寒山道：“你早点休息吧。”碧落点头：“嗯。”

寒山问起童话分在电视台哪个部门，童话说是文艺部。寒山便道：“文艺部好，女孩子做文艺节目很合适。”说着又叮嘱童话要勤奋努力，好好干，不要偷懒怕苦，还要跟同事们友好相处……童话站到沙发后面，双手搂住父亲的脖子，故意拖长声音道：“知道啦，许副社长。”

在女儿调皮的声音中，寒山、碧落和谐地笑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童话赶到电视台，和子墨一道跟随各自的师傅



外出采访。童话、子墨都是手脚勤快的人，采访过程中，不是拎箱子，就是扛机器，现场也帮着打灯光。有时候师傅懒得动笔，口头授意一下，他们当场就得写出新闻稿来。采访完了回来，把机器擦干净收好，装箱锁定，又跟着师傅去机房将刚拍回来的内容进行剪辑、配音、上字幕，然后送审送播——天天忙得火烧眉毛似的。但童话、子墨都兴头十足，毕竟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职业，再辛苦也觉得乐在其中。两人的师傅也都喜欢他们，没事的时候传授点切己的经验，拍片时怎样抢角度，逮画面——有时采访现场是拥挤甚至混乱的，也教他们怎样和被访者打交道……如此忙碌了二十多天，两人也就“满师”了——当然，他们也只是学了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技能，更大的长进还要靠他们自己在日后的实际工作中慢慢积累。童话、子墨还是很高兴，他们到底可以独立外出采访了，心理上先就觉得自己比刚来的时候进了一大步。

文艺追踪栏目原来共有八名编辑、记者，正好配成四组采访搭档，都是自愿组合，没有落单的。童话和子墨两个新来的，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就地配成搭档，子墨管摄像，童话管写稿和出镜采访。童话、子墨“满师”的当天，金樵就给子墨配了一台新摄像机。子墨领取新摄像机时，金樵郑重其事地关照道：“机器在，人在。机器不在了，人也不要回来。”子墨老实地答应了一声：“行。”童话睁大眼睛道：“啊？机器比人还要值钱啊？”金樵笑道：“我不过是要你们爱惜机器，不要碰坏了。这是一种职业精神。”童话笑道：“你放心，职业精神我和子墨都有的。”

子墨和童话到办公楼外面——阳光下调试机器时，他问她：“童话，如果我们办公室还有别人是落单的，不正好剩下我们两个，你还会选择我做你的搭档吗？”童话道：“会呀。”子墨道：“我也会的。反正，除了你，我也没想过要跟别人做搭档。”童话听了

有点儿感动,看看子墨道:“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”子墨道:“也不仅仅是信任,我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做事情,蛮好的,我愿意。”童话道:“我也是。我觉得你这个人性格上蛮安静的,一点儿也不闹。我不喜欢太闹的男生。哎,子墨,我闹不闹呀?”子墨道:“你不闹。”童话便笑了一下。

子墨忽又道:“你知道吗?你的性格其实是静中有动,动中有静的。比我好。”童话听了看看子墨,说:“你这么一说,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性格了。”子墨笑笑,说:“反正就是很招人喜欢的哪种。”

正说着,童话的手机响了,是姜一度打来的。他问童话晚上有没有空,他想请她吃饭。童话道:“算了吧,我这几天挺忙的。”一度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,过一会儿忽幽幽地叫了声:“童话……”童话还没有说话,一度又在电话那头道:“那你忙吧。改天我再打给你电话。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
童话收起手机,子墨问:“是一度吗?”童话点点头。子墨又问:“他在约你?”童话淡淡道:“没有。”说着跑到摄像机跟前,看子墨摄录下的一些画面,有许多镜头是对着她的。童话嚷道:“也不跟人家打声招呼,就拍人家。”子墨突然有点儿脸红,轻声道:“你不高兴啦?”童话道:“没有啊。”说着朝子墨看看,说:“我没有不高兴,你脸红什么?”子墨一窘,摸摸自己的脸道:“我脸红了吗?”童话操作起摄像机,镜头对着子墨道:“我拍下来让你自己瞧瞧。”子墨便站在镜头前,含笑看着童话。阳光在他脸上镀上一层淡金的膜,是那樣的暖意洋洋。

当天傍晚,朱锦来童话的宿舍看她。童话因为刚刚“满师”,特别地兴高采烈,要拉朱锦去街上的饭馆里吃饭。朱锦却不肯动身,她站在童话的穿衣镜前,长久地打量自己,说:“童话,你真要请我吃饭吗?”童话看着朱锦,说:“朱锦,你怎么了?我请你半

天了，你却只是磨磨蹭蹭的，还问我是真是假。”朱锦带笑道：“我是说，你真要请我吃饭，就在你们电视台的食堂里请我吃。”童话道：“食堂里的饭菜，我怕你吃不惯。”朱锦道：“吃得惯的。我在学校里还不是吃食堂？”童话道：“请你吃食堂，好像我很小气似的。”朱锦道：“才不呢，不见外的人，才会请她吃食堂。”童话道：“好吧，我请你去。”朱锦脸上一层笑意荡漾开来，她对着镜子瞟了一眼，镜子里一个女孩正一脸笑意地看着她，浓黑的睫毛影沉沉的，眼里也满是笑意，只是看着她，看着她——看穿了她似的，她不觉脸红了。

童话、朱锦去食堂买饭菜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子墨。朱锦不觉脸又红了，她一个劲儿地东瞅西望，装着没看见他。子墨看见朱锦，对她点头道：“你好。”朱锦这才对子墨一笑：“你好。”童话对子墨道：“子墨，朱锦来我这儿吃饭，碗不够，你借我们一只碗好吗？”子墨道：“好。”说着将一只碗递给童话。朱锦忙小声对童话道：“其实三个人凑在一起吃，碗就够了，不用借的。”童话觉得也是，就说：“子墨，你跟我们在一起吃吧，这样碗就够了。”子墨同意。

食堂里买饭菜的人很多，有点拥挤。童话、朱锦排的这个窗口，人最多，卖饭菜的速度又慢，半天不见人挪动一下。童话、朱锦正等得着急，子墨忽从另一个窗口的队伍里大步跨过来，将她两人手中的碗都拿走了——拿到他排的那个窗口，买齐了所有的饭菜。童话很快跟过去帮着他端菜，朱锦却站着没动——子墨刚刚从她手里掳碗而去的背影，让她发呆。她像邂逅了一个她一直想邂逅的人，让她又惊又喜，挪不动脚步。

直到童话喊她，朱锦才回过神来，走过去，和他们一道坐下吃饭。

三个人一道吃饭，本来以为会有说有笑，热热闹闹的，却吃

得极安静。朱锦头一直低着，静静地吃饭，什么也不说。童话以为朱锦因为跟子墨不大熟，所以话不多。为了不让朱锦受冷落，童话一个劲儿地跟她说他们班同学的事。朱锦还是不大说话，只是微笑着，或偶尔回一句：“是吗？”子墨因为童话跟朱锦说的都是他们班同学的事，他听得云里雾里的，插不上嘴，只好也静静地吃饭。

饭快吃完时，子墨他们宿舍的一个男生跑到食堂来找子墨，说他的电脑死机了，里面有一篇新闻稿，急等着要调出来，让他无论如何去帮帮忙。子墨便先行告别了童话、朱锦，随那个男生去了。

子墨一走，朱锦倒又像换了个人似的，马上话多起来。她问童话：“一度今天约你吃饭的吧？你谢绝了。”童话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朱锦说：“一度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唉声叹气的，说请你吃饭请不动。我还劝了他好一会儿呢。”童话道：“我跟一度在一起没什么话说，两个人一块儿吃饭，大眼瞪小眼的，多难受呀。”朱锦笑道：“我们全班都知道一度喜欢你。他从大二就开始追你了吧？”童话道：“不可能的。”朱锦道：“什么不可能呀？”童话道：“一度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。”朱锦便问：“你喜欢哪种人呀？”童话想了一下道：“说不清楚，要看见了才知道。”朱锦愣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是，要看见了才知道。”说着又问：“哎，童话，你会不会在你们电视台找一个？”童话道：“在电视台找谁呀？也没看见什么过目不忘的人。我认识的人不多。”朱锦停了停，说：“你不是认识王子墨吗？”童话一听就笑了，说：“子墨呀？我跟他就像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似的，虽认识没多少日子，可是觉得已经很熟悉了，熟悉得一点儿神秘感也没有，所以彼此也不会有什么吸引力。”朱锦听了，一脸的笑都铺了开来，说：“童话，不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吸引你。”童话轻声笑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童话、子墨搭档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采访报道一部电视剧——《风起云涌》的开机仪式。这是一部私人投资的电视剧，制片人是廖扶风。在去采访的路上，子墨告诉童话，说廖扶风原来是他们电视台文艺部的一名制片人，后来下海当了独立制片人，《风起云涌》是他投拍的第三部电视剧，前面两部电视剧在全国范围内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功。童话很意外的样子，说：“是吗？他原来是我们部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子墨道：“我听我们宿舍里的人说的。他们说他要是不下海，现在至少已经是副台长了。”童话道：“我想他现在的成就感一定比当副台长要大吧？”子墨道：“可能。”

开机仪式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厅举行。童话、子墨赶到时，大厅里已聚集了很多记者。女记者尤多，一个个打扮得明艳照人的。有几个还穿上了晚礼服一类的衣服——这样的一种工作场合，她们也真是敢穿。童话一身牛仔裤白衬衫，还带有不少学生气息。她悄悄问子墨：“子墨，我是不是穿得太潦草了？”子墨道：“才不呢，你穿得最得体。”童话一笑，看着子墨道：“你说的？”子墨道：“我说的。”

这么说着，开机仪式也就开始了。《风起云涌》一剧的导演、男女主演及其他主创人员走上大厅前方的主席台，主持开机仪式发布会的正是廖扶风。他首先把《风起云涌》的主创人员一一介绍给众位记者，然后是导演及男女主演谈他们对《风起云涌》这部剧的感受和看法，对于创作好这部电视剧，他们表达了强烈的信心。他们的发言一完，就是记者自由提问的时间。

自由提问的气氛很热烈，可是大多数记者的提问水平及兴趣点都大同小异——带有明显追星族的色彩。他们的话筒主要是对着男女主演，问他们在一起合作有什么感想？问女演员身上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？问女演员跟她的富商男友何时结婚？